



水滸108——忠義堂

笑·英·雄

水滸108——忠義堂
時間：3月4日至6日 晚上8時
3月5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查詢：2824 2430



瘋戲樂工作室 提供



在還比較保守，「我們要保護它，在傳統上努力恢復到前輩的精緻，也要在時代上走得更前」。這次和上戲的年輕人們合作，他

劇情蒙太奇

2007年的《水滸108》專門為20幾歲的年輕演員製作，故事集中在《水滸傳》的第1至27回，講的是官逼民反，各路英雄上梁山。今年的《水滸108——忠義堂》把故事延續下去，將第28至71回的內容囊括其中，講的是宋江自己的梁山之旅。話說當年宋江被逼上梁山，認識了眾多英雄好漢，更帶領他們打勝了好幾場大戰，當上了梁山的寨主，但他心裡始終掙扎，想要回去效忠朝廷。在忠義堂上，他向各兄弟吐露了心聲，好漢們遂分裂成兩派，矛盾一觸即發，這下子，忠義是否能兩全？

「我想要借《水滸傳》忠義堂的共襄盛舉、替天行道，來看梁山聚義的最大意義、衝突和想法。」吳興國說。張大春的劇本耗時半年完成，為了完成吳興國「在108分鐘內講108個人」的奇想，全劇將採用蒙太奇的手法，劇情交叉重疊，跳進跳出，甚至同時有兩個或三個畫面並置在舞台上。演出一開始就是忠義堂排座次，最後則是眾英雄吃菊花宴，時空永遠聚焦在忠義堂，一開始已經是結果。吳興國的太太林秀偉說，這蒙太奇的點子有些受到電影《Inception》的啟發，所有的故事都停留在宋江坐上位子的那個瞬間。

這次表演也是兩岸三地的一次合作，全劇共有18個演員，其中14個是來自上海戲劇學院戲曲學院的青年演員，最小的才6歲！劉秀偉形容這幫年輕人就像「過動兒」一樣，精力無窮無盡，也讓舞台上的「武功」更厲害，但他們扮演起角色來完全不顯稚嫩，就說那演「玉麒麟」盧俊義的年輕人才23歲，卻把老生演得惟妙惟肖，可見京劇行當藝術的精準。

梁山本就是雄性荷爾蒙爆棚的地方，演出中也只有一

位女演員，分飾廬三娘與孫二娘，但這女子確是「萬綠叢中一點紅」，是全劇的點題之筆。「演出最後出來的是孫二娘，她其實是『笑英雄』：你們這些男人，說替天行道，但道又在哪裡呢？她表現的是女人的情懷——道就在愛裡面。」林秀偉說。

舞台上108好漢，舞台下也有三個好漢，那就是吳興國+周華健+張大春的「鐵血組合」。林秀偉說，這三個男人的交往也很有意思，「有仗義的情懷，有兄弟的意氣相投，也有歃血為盟的氣勢。」張大春寫劇本時，每想到一個段落，都忍不住要打給吳興國，得意地說：「你看我寫得多好。」周華健呢，一看到張大春寫的那些歌詞，就喜歡得不得了，靈感也就瀾出來，飛機上、車上、候機廳裡，他的音樂寫得是又快又爽。電話那頭，吳興國好幾次忍不住把那些歌詞讀給記者聽，更哼唱了幾段，很有文學詩詞美感的句子飄過來，真的是唱英雄，嘆英雄，讓人徒生惆悵之感。

混搭得更加理直氣壯

在風格上，演出將同樣延續2007年的特點，流行樂加京劇唱腔，用搖滾的叛逆激情放大這些梁山好漢的離經叛道，也把觀眾引入一幅令人目不暇接的拼貼畫中。林秀偉說，2007年的演出花哨、愉悅、惡搞，在台北演出時，許多年輕觀眾就像看演唱會一樣全場尖叫。今年的演出，仍然有熱情，有精力，有狂野，但在藝術形式上將再提高，形式更加大膽。「那種混搭的衝突變得十分理直氣壯，演員往往唱完周華健的歌就馬上接京劇，好漂亮，很傳統的東西和很當代的東西一刀劃過去，完全密合起來。不僅戲劇的節奏、故事是蒙太奇，就連聲音、語言、肢體動作都是蒙太奇。」

台灣京劇名家吳興國、文學才子張大春、音樂達人周華健強強聯手，將在本屆藝術節獻上最新作品《水滸108——忠義堂》。三位好兄弟其實早在2007年已經打造《水滸108》，由一眾年輕演員擔綱，將嘻哈、街舞、搖滾、流行樂、古詩詞、京劇的唱造唸打共冶一爐，給年輕觀眾們帶來莫大驚喜。

今年的《水滸108——忠義堂》，將故事繼續推展之餘，亦在藝術層次上尋求突破，吳興國更親自下場，扮演核心角色宋江，力圖把這時尚版的梁山故事講得更酷更炫，也更回味無窮。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郭政彰 攝，香港藝術節 提供

服裝方面，2007年的設計，設計師從日本浮世繪中攫取靈感，各人的造型都艷麗誇張，很有時尚感。這次他則想要打造更加「強硬」的東西，服裝全部在蘇州做，上面有大量精美的刺繡，每個人的衣服上又都有自己的圖案，也把頭銜繡在上面，象徵性地表現人物的身份性格。吳興國十分喜歡這次的造型，特別是那一襲黑袍，上面一朵金色菊花，實在是太惹眼，太漂亮。

舞台上依靠10張桌子和8張椅子搭建出不同場景，一條花道從舞台上延伸到觀眾席，眾英雄就在這裡如走「時裝秀」一般在觀眾面前亮相，報家門。樂池中，搖滾樂團與文武場放在一起，京劇與現代音樂在現場互相對話。再加上多媒體效果，想像一下，這樣的京劇，也太青春了吧。

京劇的叛逆

吳興國向來都是京劇的叛逆者。《慾望城國》、《樓蘭女》、《李爾在此》、《暴風雨》，他讓京劇與莎翁及古希臘悲劇「談情說愛」；去年10月的《歡樂時光——契訶夫傳奇》，又把演出空間設置成台灣100年前的街景，讓觀眾在裡面看當代傳奇的演員們演京劇+音樂劇。2007年的《水滸108》便是他專門為年輕演員們打造的炫技舞台，讓他們從經典京劇劇目的模仿中跳脫出來，扮演能夠自我表達又感動觀眾的角色，也讓年輕觀眾親近這古老的傳統劇種。

「如果只是不斷地唱經典老戲，年輕人是很吃虧的，太多的大師在前，想要突破談何容易？如果可以創造一個戲讓他們自己去發揮，很有自信地表演每個角色，觀眾自然會被打動。」吳興國認為，戲曲的發展，內地現

就努力引導他們把觀念打開，不要純粹模仿，而要激發創意。就像三打祝家莊中黃英與廬三娘的一段戲，就讓年輕演員們自己去設計，他再來修改。最後出來的畫面，就好像是這對歡喜小夫妻練著練著功就變成了動真格，打得精彩之餘又甚有喜劇效果。

「我讀大學時，京劇就已經不行了。我看到搖滾、流行樂，總覺得它們的輕重拍、旋律雖然和京劇不同，但是年輕狂野，有動力與追求。假如我們調整它們放在新編的戲曲中，就可以結合時代了。梅蘭芳其實也是在革新上一代人。每個時代的演員都應該為這個時代做一些東西，從京劇的不景氣中勇敢站出來，走自己的路。京劇很嚴肅，我們要考慮的，是要怎麼加東西才可以保持它的精緻。」

在他眼中，京劇可以去擴展的方面其實很多。就說吳興國最感興奮的「武器」打造，傳統京劇的武器只是簡單分類為刀、槍等，這次的《水滸108——忠義堂》則將原著中各人的武器惟妙惟肖地打造出來。林沖的丈八蛇矛，李逵的板斧，樣樣都精雕細琢。「看到這些武器，我就覺得京劇可以更多豐富，更有想像力。再擴展下去，如果可以不只穿著明代的服裝來演各個朝代，那就會更加豐富了。」

文：林采韻(台灣藝評人) 圖：瘋戲樂工作室 提供

點評集

蘇德賓 技驚四座的鋼琴新星

年輕鋼琴家葉夫蓋尼·蘇德賓(Yevgeny Sudbin)來港演出，主辦單位飛躍演奏香港不惜工本大賣廣告，結果獨奏會全場滿座。而這位今年只有三十歲的鋼琴家，除了是技驚四座外，對樂曲深刻的演繹亦叫人難忘。雖說是新星，出生自俄羅斯的蘇德賓，與瑞典唱片品牌BIS灌錄唱片已經超過七年。這唱片品牌，着重藝術與音響品質的平衡，而他當時怎獲得青睞？蘇德賓說，他的經理人將錄音寄給不同的唱片公司，BIS雖沒有簽新藝人的計劃，卻對蘇德賓一聽難忘，結果讓他加盟。錄完廣獲好評的史卡拉第後，BIS更讓蘇德賓自由地計劃曲目。

於是，他的史嘉爾亞賓(Alexander Scriabin)專輯面世，獲《留聲機》雜誌評為「最別出心裁的曲目選擇，以現時已有單張史嘉爾亞賓之唱片而言，這是演得最精彩的一張。」這亦是筆者注意這位演奏家的原因：史嘉爾亞賓是位俄羅斯浪漫大師，其音樂極為複雜，甚至帶有濃厚的神秘感。蘇德賓演奏史氏的作品，技術不單出眾，而他緊緊掌握音樂的脈搏，收放自如，更是少見。

而另一讓我感到好奇的，是唱片的樂曲簡介，全都由他撰寫。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不交給其他人代勞。「我很喜歡寫作。我覺得寫作在我而言是自然不過的事。我只是將我對樂曲的觀感和見解寫出來。當然，這裡牽涉了不少歷史材料，但我很愛從歷史中看音樂的意義。我認為這些對音樂家都相當重要。」演奏家是作曲家與聽眾的中介人，他們將音符的意義，

以音樂作為媒介，傳播予現代的人。「作為音樂家，我自然有我的見解：我只是將我的見解，透過音樂和在文字上，告訴我的聽眾。」這個似乎是謙卑的任務，但對所有音樂家而言，確實是金石良言。

魔鬼般的超技

蘇德賓1月19日在香港演藝學院舉行的音樂會，沒有史嘉爾亞賓，更沒有大型俄羅斯鋼琴作品，開始的是史卡拉第的三首奏鳴曲。他的觸鍵一如俄系鋼琴家的扎實，而且在快速的段落裡，彈得擦鎗走火般，雖掩著光輝的炫技，但是他卻好好地掌握了音樂的呼吸，而且每粒音符無甚瑕疵，音樂極具層次。至於被蘇德賓形容為「古靈精怪」的蕭斯達高維契前奏曲(作品34其中四首)，在他的手下並不特別鬼馬，雖然是簡單的樂曲，亦聽到他對每顆音符的控制都相當仔細。

巴羅克與現代小品過後，蘇德賓主力演奏浪漫鋼琴大作。蕭邦的第三及第四敘事曲，忽然沒有了開首小品的冷靜，他像是整個人給扯進了音樂的漩渦裡。激動的重擊，共鳴箱充斥了聲音，反而令人感到混濁。不過，之後的李斯特卻呈現了他的另一面：對音符細意打造，樂音色彩鮮明。似乎，蘇德賓只要將澎湃的情感抽離一點，然後加上他超乎魔鬼般的超然技巧，對音樂反而恰到好處。

演過了李斯特的《夜之和諧》，音樂會以技巧要求甚高的拉威爾《夜之加斯帕》作總結。明顯地這也是別出心裁的編排。雖然《夜之加斯帕》並不能以李斯特任何一首作品作為藍本，但



葉夫蓋尼·蘇德賓

文：胡銘堯

拉威爾的鋼琴作品，受李斯特不少啟發。蘇德賓為《水妖》開了個頗快的速度，那一陣為營造平靜水面而寫的快速和弦，彈出來是那樣毫無難度，技巧之高叫人驚歎。《絞刑架》的詭異，源自貫穿整首樂曲的鐘聲和一堆了無生氣的和弦。雖然，蘇德賓在場刊中寫這種氣氛帶來了「無可抵抗的張力」，但他演得淡然平靜。強大的爆炸力，留待最後的怪物《史卡波》，彈得毫無保留，用上誇張的速度，盡量的炫技。樂曲的威力，在於那近乎歇斯底里、忽然而來的強音，像是怪物的突襲，然後忽地潛藏。鋼琴家作為一個說書人，全情投入講這個有點神祕質的故事，又要顧着音樂的呼吸和層次，更要在鍵盤上拚命的彈奏，難度非常之高。蘇德賓掌握了此曲的脈絡，再加上那逼人的氣勢，入木三分。

蘇德賓的技巧光芒四射，但更見他是個成熟而具見解的演繹者。他在演奏上的強烈個性，並不單純是指頭上的技巧，而是對音符小心的控制和對氣氛的掌握。這位新一代俄羅斯演奏家，對各種風格的廣泛涉獵，技巧高超而又演出細膩，叫人刮目相看。

@台灣

新品種的台灣花木蘭

花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稱得上華人世界口耳相傳的經典，木蘭的故事既真實又虛幻，兼具情感與精神面，可詮釋的空間甚廣，她可以扮演純粹為父上戰場的孝女，也可以是把生死置身度外的巾幗英雄，更可以是生性叛逆不循傳統的靚女。今年1月，在台北國家戲劇院，出現了一位《木蘭少女》，這齣音樂劇以另類詮釋讓觀眾睜大眼睛。

音樂劇是目前兩岸三地最火紅的表演形式之一，音樂劇雖名為「劇」但與一般戲劇表演方式不同，音樂劇「說唱演跳」無一元素可缺，相對於戲劇可用百分之百「演、說」力量醞釀劇情，音樂劇在面面俱到的狀況下，故事的戲劇性要更強烈，劇情主軸要更鮮明，人物特色要更深刻，音樂要更煽情，才能讓觀眾在不時處於動態的舞台上，被感動、說服甚至被娛樂。

說起故事，音樂劇的文本，以經典作品、傳記、小說為多，考驗的是改編、再詮釋的能力，如同花木蘭的故事，早是華人社會倒背如流的老調，如果只是加上幾段歌然後照抄照演，必定索然無味。

「瘋戲樂工作室」是成立不到1年的台灣音樂劇創作團隊，靈魂人物——非科班出身的作曲家王希文以及編導演三項全能的蔡柏璋是兩位未滿30歲的七年級生(意指民國70年代、西元1980年代出生的人)，《木蘭少女》是「瘋戲樂」初生之犢之作，但來勢洶洶，展現出七年級敏銳的觀察力、學習力和模仿力。

在蔡柏璋筆下的「花木蘭」是個新品種，她並非孝



女，只因花大姐未婚懷孕，花小弟又是一位小同志，在家人逼迫下，百般不願的以花木「男」之名代父出征，不過凡事皆有利弊，平常愛放風箏的花木蘭渴望自由，從軍雖非她願，卻也因此獲得一次擺脫家庭枷鎖的機會。

木蘭進入軍中，身份雖然沒被識破，卻造成同袍性別認同的困擾，堂堂正正的大將軍，對木蘭產生好感，懷疑自己有斷背情懷，木蘭的青梅竹馬也來到軍中，而木蘭又在兩男人之間，如同處於劈腿狀態。在歌詞譜寫上，蔡柏璋巧妙的玩起文字遊戲，《木蘭辭》中的「唧唧復唧唧」被他這樣用，木蘭來到市集眼看八方，「擠擠擠擠擠」、「雞雞復雞雞」。

搞笑的劇情，觀眾笑聲差點掀翻屋頂，背後討論性別、女權、社會道德等議題，頓時使得被解構的傳統故事有了重量。

蔡柏璋之前花了一年時間跑到倫敦大學攻讀音樂劇碩士，多數時間泡在倫敦西區，王希文過去兩年在紐約大學攻讀電影配樂碩士，以百老匯為家。在《木蘭少女》中，顯見許多似曾相識的音樂劇片段，舞台上各打已見的重唱讓人聯想到《歌劇魅影》，士兵的群舞有《芝加哥》的影子，期間又有《西城故事》的樣貌，高明的地方在於他們將可用元素吸納後，再以全新的面貌吐了出來，全劇19首歌曲，曲風東西並陳，傳統歌謠、放克、節奏藍調全面大膽使用，七年級的活力與膽識，為台灣的音樂劇舞台注入更多可能。

